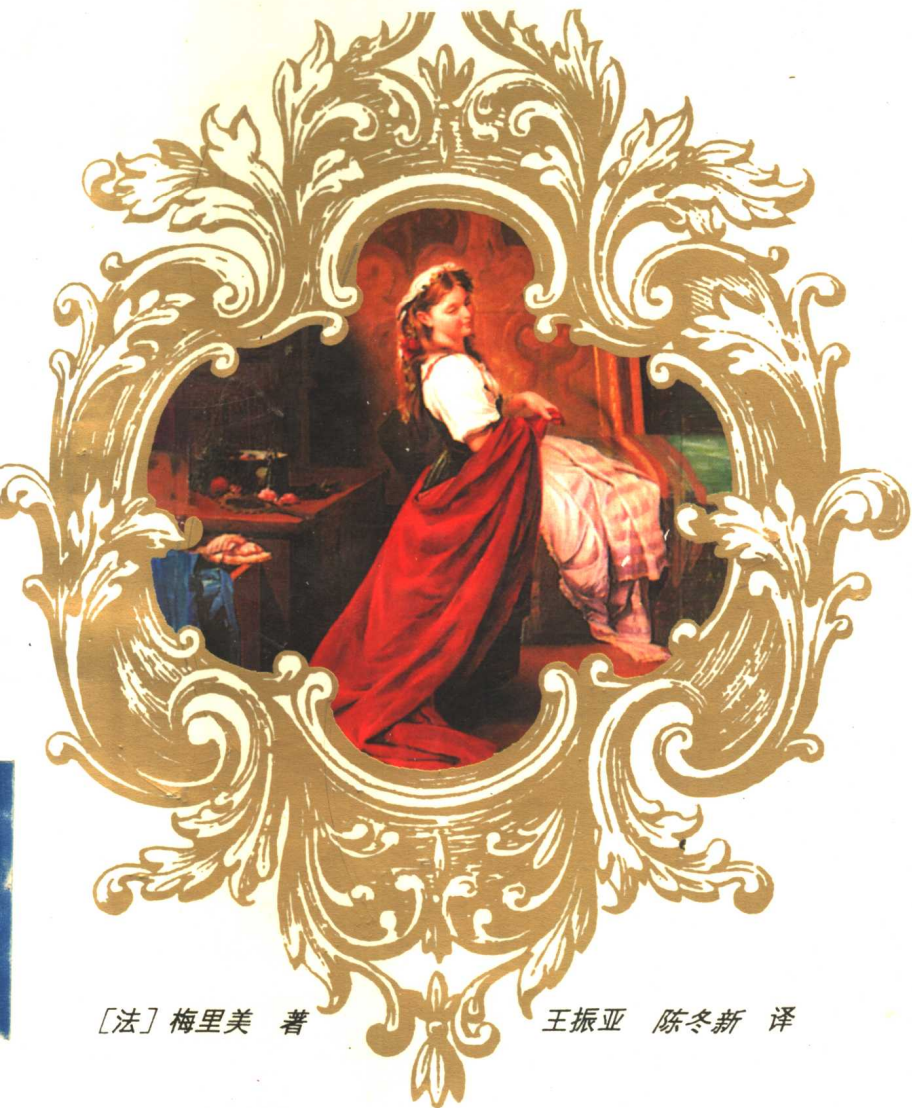


*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 *

嘉尔曼

CARMEN



[法] 梅里美 著

王振亚 陈冬新 译

嘉 尔 曼

CARMEN

[法] 梅里美 著

王振亚 陈冬新 译


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鄂新登字 05 号

书 名:嘉尔曼
著 者:[法]梅里美
译 者:王振亚 陈冬新

出 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发 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图书发行公司
地 址: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
经 销:新 华 书 店
印 刷:文字六〇三印刷厂
厂 址:襄樊市盛丰路 45 号 邮编 441021
版 次:1995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: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32	纸 幅:787×1092 毫米
印 张:6.625	字 数:133 千字
印 数:1—10000	插 页:2

书 号:ISBN 7-5354-1263-7/I·1039 定价:7.6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寄到印刷厂负责调换

爱情若被锁缚，世人的旅程即刻中止。爱情若藏入坟墓，
旅人就是倒在坟上的墓碑。

[印度]泰戈尔《人生旅途》

目 录

嘉尔曼 1

高龙巴 61

嘉 尔 曼

—

女人既讨厌又有害
唯有两个时间讨人喜欢
一是新婚之夜
一是埋葬她们之时

我一直怀疑地理学家们不知所云的推测：他们把穆恩达战役的遗址确定在巴斯杜里·波埃尼地区，就在马尔贝拉以北大约八公里处，靠近现代的蒙达城。从《西班牙战争史》作者的匿名文章和卓越的奥苏纳公爵图书馆中收集到的资料看，我推测应该在蒙地拉附近寻觅这个值得纪念的地点：恺撒在这里最后一次孤注一掷，对抗共和国的捍卫者。一八三〇年秋，我正在安达卢西亚，就顺便做一次长途跋涉，澄清心中尚存的猜疑。我即将发表的论文希望能消除善意的考古学家们头脑中模棱两可的^尚禁^止，解决这个把整个博学的欧洲弄得非常紧张的地理问题。^前在此之前，我想为你叙述一个小故事，这不会对穆恩达遗址的有趣问题产生任何影响和偏见。

我在科尔多瓦雇来一个向导和两匹马，全部行李就是几件衬衣和随身携带的《恺撒战记》。这一天，我在加希娜平原的高地上游荡，累得要死，渴得要命，烈日当头，真想让恺撒和庞培的儿子们见鬼去。这时，我发现离我走的小路很远的地方有一小块绿草地，点缀着灯芯草和芦竹。走近一看，所谓草地其

实是一片沼泽，一条小溪在其间消失。小溪像是从加勒拉山脉的峡谷中流出来的。我断定沿溪而上，水会更清凉，蚂蟥和青蛙更少，或许在峭壁间还有些荫蔽之处。刚一进峡谷，我的马便嘶叫了一声，另一匹尚看不到在何处的马立刻答叫。再走出百十步远，峡谷豁然开阔，被高耸的峭壁完全遮蔽的天然竞技场呈现在我面前。不可能遇到比这里更让旅行者感到惬意的小憩之地了。在陡峭的岩石脚下，泉水翻着气泡迸流出来，泻入一个小潭中，潭底细沙洁白如雪。五六棵从未受过大风袭击的橡树，郁郁葱葱，在泉水的滋养下耸立在水潭边，浓密的树荫遮蔽着水潭。水潭周围还有一种细软发亮的小草，睡上去肯定比方圆四十公里内任何客栈的床都舒适。

但发现这个如此美丽地方的荣誉可不属于我：一个男人已经在那里休息着。当我悄然入谷时他可能正在睡觉，马的嘶鸣声唤醒了他。他起身走近他的马，马趁主人睡觉，已把周围的水草美餐一顿。这个人年轻健壮，中等身材，外表孔武有力，眼神深沉傲慢。他的脸色本该很美，但被太阳晒得比他头发的颜色还要深。他一只手抓住坐骑的笼头，另一只手抓住一把铜制的短铳枪。我承认他的短枪和凶残的神气令我着实有些惊诧，但我已经不再相信什么盗匪，因为经常听人谈论他们，却没有见过一个。另外，我见到过许多正派的农民，他们赶集时也总是全副武装。所以不能看到一支火枪就疑心那陌生人的品行。再说，他拿我的衬衣和《恺撒战记》去做什么用呢？我用西班牙人的方式很随便地朝他点头致意，微笑着询问是否打扰了他睡觉。他没有回答，把我从头到脚审视一番，对我还满意。然后又同样谨慎地观察正向前走着的向导。我看到向导脸色煞白，停住脚，现出极度恐惧的样子。不祥的遭遇！我心

里想。我立刻注意不让自己露出半点担忧。我下了马，让向导取下马笼头。我跪在泉水边，把头和手都伸进水里喝了一大口水，趴在地上，活像纪德翁^①的丘八。

我观察着向导和陌生人，前者极不情愿地靠过来；另一位对我们似乎没有恶意，因为他放开了马，先前平端着枪，现在枪口已朝向地面。

你不要认为他对我不太尊重就会触怒我。我躺在草地上，无拘无束，询问拿枪的人是否带着火石，同时取出烟盒。陌生人依然一言不发，在口袋里找了找掏出火石，连忙为我点烟。他显然是通人情的。他在我对面坐下，但始终枪不离手。我燃上雪茄，在剩余的雪茄中选出一支最好的，问他是否抽烟。

“抽！先生。”他回答道。

这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。我发觉他发的“S”音不像安达卢西亚口音。我断定他和我一样是个旅行者，只是少一点考古学者气罢了。

我递给他一支真正的哈瓦那雷加利亚牌雪茄：

“你会发现这雪茄相当棒。”

他对我轻轻点点头，点燃我给他的雪茄，又向我点头致谢。他开始抽烟，显得很快活。

“啊！”他慢慢把第一口烟从嘴巴和鼻子里喷出来。“我很长时间没抽烟了！”

在西班牙，一支雪茄的给出和接受，如同东方人分享面包和盐巴，会建立起友善关系。他表现得比我希望的更健谈。他自称是蒙地粒地区的居民，但他并不熟悉这一地区。他不知道

我们所在的这个优美山谷的名称。他甚至叫不出周围任何一座村庄的名字。最后，我问他在附近是否见到过被摧毁的城墙，带凸边的大瓦片和雕刻过的石头，他坦白承认从未留意过这些东西。另一方面他熟练地对我的马评头品足，显得对马非常内行。他又叙述他那匹马的系谱：这是匹出生在科尔多瓦著名种马场的高贵动物，极其耐劳。主人声称，有一次它在一天之内紧跑慢赶行了一百二十公里。他正高谈阔论，却突然收住话头，仿佛由于话说得太多而吃惊和生气。“那次是因为我急着赶到科尔多瓦去。”他又尴尬地说，“为一场官司去请求法官……”他说着话，瞅瞅向导安托尼奥，安托尼奥低垂着眼睛。

树影和泉水使我陶醉。我记起蒙地拉的朋友们放在向导褡裢里的美味火腿片。我吩咐向导拿来，邀请陌生人享用那份临时安排的点心。他说他很长时间没有吸烟，我看他像至少四十八小时没有吃饭。他饿狼般地吃着。我想这个可怜虫遇到我的确是天意。向导吃得很少，喝得更少，一声不吭。旅行一开始他显得相当健谈，客人的出现仿佛妨碍了他。某种猜疑使他们彼此疏远。我实在感到莫名其妙。

火腿末和面包屑最终也被吃得一千二净。我们每人又抽一支雪茄。我嘱咐向导套上马笼头，向这位新朋友告别。他问我打算在哪里过夜。

我注意到向导在向我做手势，但在此之前我已回答说要到奎尔伏小客栈去。

“对像你这样的人，先生，那可是个糟糕的地方……我正要去那里。如果你同意我和你作伴，我们可以一起赶路。”

“我当然很乐意。”我说着上了马。

向导为我执着马镫，又给我递个眼色。我耸耸肩作为回答，就像要使他放心，我完全泰然自若。我们开始上路。

安托尼奥神秘的暗示和不安，陌生人无意中说的话，特别是他一天跑一百二十公里以及不大说得过去的解释，已经使我对这个旅伴形成自己的看法。我不怀疑自己正和一个走私犯或者盗贼在打交道。这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对西班牙人的性格了如指掌，所以很自信。对和你一起抽过烟、吃过饭的人不必有任何担心。碰到坏人，他在场对我们是可靠的保护。另外，知道强盗是什么模样也使我很满意：这可不是天天都能遇到的事情。危险人物身上有着某种诱惑力，特别是你感到他温和又驯顺时。

我希望渐渐引导陌生人吐露一些秘密，尽管向导给我使眼色，可我还是和他谈起大路上的盗匪。我当然是以尊敬的口吻来谈他们。那时在安达卢西亚，有个叫何塞·马利亚的著名强盗。他的功绩有口皆碑。“在我身边的是否就是何塞·马利亚？”我暗暗思忖……我讲述一些我所知道的歌颂这个英雄的故事。另外，我对他的勇气和慷慨给予高度赞赏。

“何塞·马利亚不过是个可笑的家伙。”陌生人冷冷地说。

“这是他给自己的正确评价或者是过分的谦虚？”我暗暗询问自己。我不断观察这位旅伴，终于把读到的关于何塞·马利亚的特征贴在了他的身上，这些特征就写在安达卢西亚许多城市的城门布告上。是的，就是他！……金发蓝眼，大嘴巴，一口漂亮牙齿，两只小手，穿一件讲究的衬衣和扣着银扣子的天鹅绒外套，白色皮护腿套，骑一匹枣红马……毫无疑问！但我们还是尊重他，让他隐匿身份吧。

我们来到客栈，真像他描述的那样，换句话说，这是我遇

见过的最破烂不堪的客栈：一大间房屋，既当厨房，又当餐厅和卧室。屋子中央的一块平板石头上燃着火，烟从房顶上开的一个洞里逃逸出去，或者停止下来，在离地几尺高的地方形成烟云。靠墙的地上铺着五六张骡皮被子，这就是旅客的床铺。距房子或者说那唯一的一间屋子二十步远的地方，有一个货棚，用来当马厩。在这个迷人的客栈里，至少此时此刻，没有别的什么人，只有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。两个人面如烟熏，衣衫褴褛。我心想：这就是古代穆恩达遗留下来的居民。啊，恺撒！啊，撒克斯多斯·庞培！如果你们再生，你们一定会惊诧不已！

一看见我的旅伴，老太婆惊讶得叫起来。

“啊！唐·何塞老爷。”她喊道。

唐·何塞皱皱眉，抬起一只威严的手立刻制止她。我转向向导，用不易察觉的眼神让他明白，关于这个要和我一起过夜的人，他已不必告诉我什么了。晚餐比我预料的要好。在一张一尺高的小桌子上，店主给我们上了用辣椒和大米一起烧的烩老公鸡块，油炸辣椒，最后是克什巴高——一种辣椒色拉。三种辣菜使我们只好不停地喝蒙地拉美酒。吃过饭后，我看到墙上挂着一支曼陀林，曼陀林在西班牙到处都是，我问为我们上菜的小姑娘是否会弹奏。

“不会。”她答道，“可是，唐·何塞很会弹！”

“助助兴吧。”我对他说，“给我唱点什么吧。我很热爱你们的民族音乐。”

“先生你这么彬彬有礼，请我抽名贵雪茄，我怎么能拒绝你呢？”唐·何塞情绪欢快地大声说道。

他要来曼陀林，唱起歌来。他的歌声生硬，但却悦耳，神情

忧郁古怪。歌词我一句也不懂。

“要是我没弄错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你唱的不是西班牙小曲。它像是我在纳瓦尔听到的左旋歌舞，歌词大概是巴斯克语。”

“对！”唐·何塞神色深沉地说。

他把曼陀林放在地上，交叉着双臂，出神地凝视着正在熄灭的火，表情特别悲伤。小桌上的灯照亮了他的脸，既高贵又凶残。我想起了汉弥尔顿的撒旦。可能像他一样，我的旅伴正追忆着离他而去的日子和由于失足而导致的放逐。我想使谈话重新活跃起来，但他并不答理，沉浸在悲伤的思绪里。屋子的一角被挂在绳子上的破被子遮挡着，算是为妇女保留的隐避处，老太婆已经在那里睡下，小姑娘也跟了过去。向导这时起身请我跟他到马厩去。一听到这话，唐·何塞像是被惊醒，突然问他到哪里去。

“去马厩。”向导回答。

“为什么？马有料吃。先生如不介意，那就睡在这里。”

“我怕先生的马病了。我想让先生去看看。或许他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安托尼奥显然希望单独和我谈谈。但我无意在目前情况下引起唐·何塞的怀疑。我看最好的办法是表现出最大的信任。我回答安托尼奥说我对马一窍不通，我很想睡觉。唐·何塞跟他去了马厩，但很快就独自回来了。他告诉我马没有问题，但我的向导觉得它是娇贵的动物，正在用衣服为马擦身，让马出出汗。他打算干这件愉快的事干一整夜。我躺在骡皮被上，为了不接触它们，小心翼翼用大衣把自己裹住。唐·何塞请我原谅他自作主张睡在我旁边后，就在门前躺下。他给火枪换上新底火，小心地放在褡裢里，然后把褡裢当枕头枕着。

我们互相道了晚安，五分钟后便都睡熟了。

我想是太疲倦的缘故，所以才会在这么个地方睡着觉。但在一个多小时后，我被非常不舒服的瘙痒弄醒了。我一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起了床，认定在露天度过剩下的晚上比在那个不适宜人住的屋子里要好。我蹑手蹑脚走到门口，从唐·何塞身上跨过去。他睡得正香。我没把他弄醒，走出屋子，门旁边有条很宽的木凳，我躺在上面，尽量对付着过完这一夜。我正要再次合上眼，仿佛看到有人和马的影子从我前面经过，没有一点声响。我坐起来，认出是安托尼奥。看到他在这个时候走出马厩，我很惊讶。我起身迎着他走过去。他看见是我就站住了。

“他在哪里？”安托尼奥低声问我。

“在屋里睡觉。他不害怕臭虫。你为什么要把马牵走？”

我注意到为在出马厩时不发出响声，安托尼奥用旧被子的碎片把马蹄仔仔细细地包了起来。

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你轻点声！”安托尼奥说，“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他就是何塞·纳瓦罗，安达卢西亚最厉害的强盗。一整天我都在给你暗示，可你就是不想懂。”

“是不是强盗有什么关系！”我答道，“他又没有偷窃我们。我敢打赌他根本就没动过这个念头。”

“那好吧，交出他可以得到二百杜加（一种金币）赏金。我知道离这里六公里有个枪骑兵站。天亮以前我会带来几个壮汉。我本想把他的马牵走，但它太凶，只有纳瓦罗能靠近它。”

“见你的鬼去吧！”我对他说，“你去告发会给这个可怜的人多大伤害。再说，你能肯定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强盗？”

“完全肯定。刚才他跟我到马厩时对我说：‘你好像认识我，如果你对这位先生说出我是谁，我就炸掉你的脑袋。’你留

下来，先生。留在他身边。你没什么可害怕的。他只要知道你在那里，就不会起疑心。”

我们说着话已经离客栈相当远。从那里已经听不到马蹄的声音。安托尼奥一眨眼的功夫便解下包在马蹄上的破布，准备上马。我软劝硬吓想留住他。

“我是个穷鬼，先生。”他对我说，“二百杜加可不该丢掉啊，特别是可以把这个地区从一个歹徒手中解放出来。但你要小心，如果纳瓦罗醒来，他会立刻抓枪。当心点！我已经走得太远，已无退路。你想怎样安顿自己就怎样安顿吧。”

这个古怪的家伙已经上马，踢踢马的两肋，立刻在黑暗中消失了。

我对向导很生气，又忧心忡忡。我思考片刻，定下心回到客栈。唐·何塞依然在睡觉，由于数日颠簸，此时他无疑正在补偿他那因疲倦而引起的瞌睡。我只好用力将他推醒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凶猛的目光和他抓枪的动作。幸好有防备，我先把他的枪放在离他较远的地方。

“先生，”我对他说，“我很抱歉把你叫醒。但我有个愚蠢的问题想问你。你是否高兴在这里看到半打枪骑兵出现呢？”

他一跃而起，声音可怕地问道：

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这并不重要，只要这消息是对的。”

“你的向导出卖我，我会算这笔帐的！”

“我不知……在马厩里……我想……有个人告诉我的。”

“谁？决不可能是那个老太婆。”

“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别再说了。你有没有理由躲开骑兵们？如果有，那就别浪费时间；如果没有，那就晚安。请你原谅

打断你睡觉。”

“啊！是你的向导！一定是他！我一开始就不相信他……我会算他这笔帐的！再见，先生。但愿上帝报答你给我帮的忙。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坏。是的，在我身上还有一些东西值得绅士的怜悯……再见，先生……我很遗憾，不能报答你。”

“作为报答我的代价，答应我唐·何塞，不要怀疑任何人，也别想着复仇。把这些雪茄拿着路上抽吧。一路平安！”

我把手伸给他。

他紧握着我的手，没有回答，然后拿起火枪、褡裢，用我不懂的黑话对老太婆嘱咐几句，向马厩跑去。不一会儿，我听到他已经在田野上奔驰而去。

我又躺在长凳上，但却辗转反侧。我扪心自问是否有理由从绞架上救下一个盗匪，或许还是凶手。这一切仅仅是我和他一起吃过火腿和法伦西亚式大米饭的缘故。我的向导维护法律，我不是背叛他吗？我不是把他置于恶棍的报复之地吗？但是，好客的义务……野蛮人的偏见。我想我必须为这个强盗将干下的一切罪行作担保……但这真是抗拒一切理智意识的本能的偏见吗？也许在这种微妙的处境下，我不可能不受一点良心谴责就抽身出来。我在对这一行为进行道德上的定性上不知所措。安托尼奥陪着半打骑兵来了。安托尼奥分外小心地走在后面。我迎上去，告诉他们那个强盗已经逃走两个多小时了。骑兵询问那位老妇人，她回答说认识纳瓦罗，但她独自生活，不敢冒生命危险去揭发他。她又说每次他到客栈来，总是半夜走，这是他的习惯。至于我，则必须到几里以外的地方，出示护照，在治安法官面前签个声明。在这之后，他们允许我继续做考古研究。安托尼奥对我心怀怨恨，怀疑是我阻碍他挣